

南京銀行業同人聯誼社
學術部文藝股主編

社址：中正路二號
電話：二四八六三

銀訊

程覺民

第四十期

中華民國卅六年七月十六日出版

每月一日十六日印行
已呈請社會局登記中

(非賣品)

經濟雜評

(一) 缺乏現鈔

最近各行非常常有缺乏現鈔的現象，支票的持有人并不能隨意提取現鈔，這雖然是畸形的現象，事實上却無法避免。

可是這種限制，對於普通人民却產生許多不便，尤其是在銀行沒有存款戶的，往往憑一張支票換一張支票，大有茫然無所措之感，最近常有許多行莊爲了提取現鈔而發生爭執，這是很不幸的。

在事實上憑支票取款之支付現鈔，似乎並沒有合理的標準，這其間更產生了若干必然的流弊，爲了各行莊本身的信譽起見，似乎也值得注意。

所以在目前這種不合理的情況下，每一地的銀錢業同業公會和中央銀行，最好能隨時體察實際情況制定一種彈性不太大的標準，以便各行莊共同遵守。各行莊爲了執行這種標準所需要的籌碼，則由中央銀行予以適當的供給。這種建議也許技術上困難頗多，但是不是可以試一下呢？

(二) 停止商業放款

爲了勵行總動員，最近又有停止「商業放款」之說。

商業放款當一律停止麼？似乎不能籠統而不加分別。

商業也是國家經濟體系中之一部份，我們的經濟制度似乎也沒有到根本不需要商業的程度，我們固然看到積投機的商人，但是安分守己過着苦日子的小商人，也不能說一個也沒有，商業在某種程度內還是有待於政府扶植的。

再放開理論不談，我們得注意現實，除了國家銀行，事實上許多商業銀行存在，他們事實上控制着許多遊資，而這些遊資也必然的要去尋求安全而有利出路。

資金集中於生產事業，自然是合理而適當的，但必須考慮如何去符合那些遊資所期望的條件，倘使不然，如非商業銀行陽奉陰違，則必定是遊資索興脫離商業銀行自尋出路，我們看到上海股票市場如此的繁榮，則投機事業并非一定要經過商業銀行的。

爲了防止遊資的亂尋出路，爲了扶助正當的商業，我們認爲政府對於商業放款應當確定範圍而不應當完全停止。



竹居

本期要目

- 經濟雜評
- 銀行人員操守問題
- 再論特種營業稅法關於銀行業的課稅標準
- 征糧標準
- 閒話南齊
- 廢廟
- 歡迎南京派來的
- 橋牌略談
- 是夢是真
- 雁來紅霞說詩
- 從軍雜記
- 各行消息·半月經濟要聞

竹居

直心

黎南

藍

仁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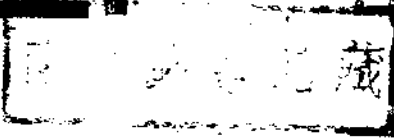
JOKER

潤之

馮筱珊

十雲

本社



各行消息

銀行人員操守問題

直心

△中央信託局南京分局倪襄理慎業已到職。
△中央信託局下關辦事處主任樓啓鈞因病辭職，遺缺已由葛長琛君接充。

△億中企業銀行南京分公司襄理魏炳西汪仁寬均已升充該公司副理。

△山東省銀行南京辦事處副理張紹華君及文書股主任趙榮老君先後奉調離京。

△中國農工銀行南京分行副理吳士瑜君業經到職。

△豐商銀行南京分行副理兼新街口辦事處主任陳德熾君奉調該處行爲副理，所遺新街口辦事處主任一職，已由原任該處行襄理陳慕俠君暫兼。

好消息

業餘體育會游泳池

優待本社同仁游泳

這些日子，天氣太熱，最適宜的運動，莫過於游泳，南京漢中路（新街口附近）的業餘體育會游泳池，可算是城中唯一

一的游泳池，現由本社朱枕湖君商得體育會總幹事同意，對本社同仁特別優待，月季票每張十六萬元，按八折實收，只有十二萬八千元。如有不諳水性同仁參加，在十人以上者，可由本社教職體育會游泳指導，特別設立練習班，參加同仁可於七月二十五日以前就近分向白下路中國銀行符應之，中山東路江蘇農民銀行周鈞，中正路銀行公會朱枕湖三處報名，以便定期辦理檢核資格納費領證手續，嗣後可於每日上午八時至晚間十一時，隨時憑證前往練習云。

銀行爲社會之金融樞紐，其服務人員除普通機關所必具之條件外。關於操守一端，特爲重視。蓋行員日與金鈔接觸，苟無堅貞不拔之志，極易捲入苟且貪污之漩渦，不可不慎。

竊嘗思之，孟子所謂：「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又謂：「苟無恆心，放僻邪侈無不爲已！」誠有至理。大凡人類行爲，事先無不經過相當考慮，然而一般社會貪污舞弊案件仍層出不窮，斯何故歟？此其最大緣結，仍原於其所受教育及本身修養之不够。蓋其對「恆產」「恆心」之估價，尙乏正確之認識。須知二者得兼，固吾人所企求者。設以非法手段（即無恆心）而圖獲致恆產，則吾人寧願舍此不名譽之恆產。且作弊則心勞日拙，時日稍久，無有不露破綻者。及乎已經發覺，則本身既已不齒於社會，何復有恆產之可言？更何復有事業之成就耶？

又竊嘗思之，英美諸先推國家，其人民之生活水準與國民財富，均遠在吾國之上。如美國福特汽車公司之職工，大抵均有私人汽車。最近留學彼邦中國學生談，彼等每日所飲用之牛奶，甚稱豐富，誇稱有如中國人之飲水然。雖其言不足盡信，然彼邦人民生活水準之高，則屬不爭之論。彼等何以能有如此之享受，蓋由人人均能從事生產，而鮮用投機取巧以獲致財富。其勾心鬪角之力量，係用以征服大自然。故能盡興山川水澤之利，人民生活類以提高。是以大體上不但人人有飯吃，而且具有相當營養的飯可吃也。

更有進者，銀行工作與普通一轉機關迥異，行員而無高度之信用，雖具淵博之學識與精深之技能，則均失其寄託。是信用實銀行人員之靈魂，而學識技能不過行員有形之軀殼而已。無信用之行員，徒見其行屍走肉，而失其自存之道矣。是以銀行當局平日於行員中學識稍差技能稍低者，多尙能予以充實進修之機會，使能補偏救弊，發展所長。然對貪污苟且之徒，往往採用比較嚴正之態度，量爲處罰。此實有其不得已之苦衷，蓋非如此則銀行事業即無法進行也。

銀行人員多抱終身服務銀行之規定，銀行當局亦往往獎勵行員久於其任。故行員服務各該銀行之年資，實其無形之資產。行員應珍惜此無價之資產，以發展事業，造福人羣。銀行界前輩袁行濟先生嘗於詩與人生一文中謂：

「考吾國社會習尚，對人生觀多有錯誤；如子弟自讀書至於投身社會，所得家長之勸勉，大者「光大門楣」小者「棲身糊口」，是大者不過發展其小我，小者則乞食而已。其人入世之初，目標已錯，得志惟攬悉營私，失意則怨天尤人，以致造成目前之現狀。此種心理亟宜刷新。」

最後袁先生並揭舉其人生服務之三原則有云：
「余所立原則（一）爲人就須服務，不能白吃飯；（二）做事是我天職，不開榮辱；（三）人生如駒過隙，須守身如玉，庶乎近之。」袁先生所論切中時弊，語重心長，吾人尤宜三復斯言！

再談特種營業稅法關於銀行業的課征標準

寒梅

國民政府本年五月二日公佈「特種營業稅法」，將銀行業列入特種營業範圍，並規定該稅應按營業性質分別以營業收入額或收益額為課征標準；照性質，銀行業應以收益額課征。筆者前以此稅既又改為中央稅，照過去普通營業稅辦法，應由總行彙繳，手續較為方便；但以收益額為課稅標準，於收益之實質，應有注意調整之處——如該稅之收益，曾於本刊第十一期中略有論及。茲「特種營業稅法施行細則」已於本年六月十一日由行政院公布，照細則的條文看來，實比我們原所願望的更為嚴重，將使我業不勝負荷，而有陷於頹廢之虞。

我銀行，多採分行制，因各地經濟金融環境不同，分支聯行分工合作，是以發展整個業務，其損益之計算，有不能僅就一單位的帳面表現所能窺其真情形者；尤其是實行統帳制度的銀行，於一二分支行的帳面損益是不加計較的，其損益的真實性，當於總行編製的全體決算表中求之。故銀行業應以收益方面的稅收，應由總行彙繳，較為正確而方便；若就分支機構個別納稅，非實行精確的成本會計是不易達到公平合理的境地的。但分行業多的銀行，實行精確的成本會計，是多麼困難的一種事啊！現在特種營業稅，仍是各就分支機構分別課征，勢將徒法難行。

施行細則第五條訂定，銀行，信託，保險，進口商代理部份等案，按營業總收益額課稅；其收益額之計算，銀行業為放款，匯兌，貼現，代理等項之利息，匯費報酬金，手續費總額，信託業為報酬金及手續費，保險業為保費。第六條訂定，公司商號兼營兩種課稅標準之營業者，應分別依率課征。所謂收益額，條文中並無除支出項目的說明，那末，它是按照毛益徵稅的，並非按抵除損失後的純益課征；就是銀行分支行營業雖虧損，其損益帳上

，貸方的毛益，還是要課征百分之四的稅款；並且，有信託代理等部的，其信託代理部，部份的毛益，也得依率課征。這是多麼重的稅率啊！本來銀行業已經按純益課征所得稅和過份利得稅了，再要加上特種營業稅，豈不屋頂重疊的稅賦。抗戰期間改徵營業稅，銀行業係按資本額計算，還算勉可負擔；如今改行特種營業稅，而且計算標準如此之重，不特得銀行蒙受而死嗎？以片面的毛益計算，是同等的不合理！在目前通貨膨脹交易頻繁之情況下，銀行匯費利息等收付數目，和開支一項日趨龐大，而匯費和利息之收與付，除了極小之差額，其權利和義務本是對等的，為便利統計和查考，財部頒行的銀行會計科目中，把它分為收入和支出兩種科目，分別借貸兩方，實際上應該抵抵計算，如今割裂後僅就收入部份計征，豈是事理之平？況且，戰後通貨未復，繼之以內亂，創鉅痛深，民不聊生，在經濟動盪不寧的局面下，銀行業務成爲紙上談兵，可謂虛有其表；再加上捐派頻繁，開支浩大，本來已感撐持不易；如今再加上其大無比的稅款，除了叫銀行倒下來，試問還有什麼好的後果呢？宋人詠花影詩有云：

重東豈覺上瑤臺，幾次呼聲種不開。
剛被太陽收拾去，却教明月送將來。

銀行繳了營利事業所得稅不夠，還要繳過份利得稅；資本額為課稅標準的普通營業稅實行了幾年，又改行以收益總額單面計算的特種營業稅；重東豈覺，送往迎來，上面的詩，真可爲今日稅制的寫照了。報載滬市，銀，錢，信託，三業公會鑒於此稅負荷之重，已聯名函呈財部請求免徵去了；希望各地同業響應呼籲，用輕稅負，藉謀生存。

★ 用輕稅負，藉謀生存。 ★

金融人物專訪

幹練銀行家

李世翼先生

緒



中央信託局南京分局副經理李世翼先生，他又是聯誼的總幹事，凡在南京市銀錢業服務的同仁，沒有不知道

長，一直到前任的職務，勝利後，在平漢鐵路局任過會計處長，在交通部辦過會計人員訓練班，奉命為同仁舉辦過福利事業，那時的交通部長，——就是現任中央銀行總裁張公權先生，深為倚重。李先生平時待人接物溫和而可親，辦事認真而切乎實際，坦白爽直，勇于負責，凡是擔任過的工作，因此都有很好的表現，至今交通界同仁都贊許他的毅

銀

他的，因為他本著以服務為目的的精神，對於銀聯社的工作，推進不遺餘力，社員們因此得到很多公餘生活的調劑及學術研究的機會，在娛樂方面，有話劇平劇，音樂會，及團體旅行的組織，社員們可各就所好，隨意參加；在學術研究方面，有學術演講，為了增進社員的智識，設立了銀行智識講座，教請金融界學術權威王講財政金融問題，此外尚有本刊銀訊之發行，社員們亦可就其工作心得，發表意見，更進一步在此高物價壓迫下為了減輕社員的日常生活負擔，籌辦合作社，已經開始工作，如此看來銀社的組織實裨益於銀行業同仁不少，李副理熱忱服務的精神，是值得稱道的。

李副理原籍粵東，生長於京滬，係上海復旦大學畢業，專攻銀行及理財，同時他在南京金陵大學也讀了相當的時期，他離開了學校，曾參加江蘇省政府府縣長考試，名列前茅，擔任過數年的財政局長，對於整理田賦曾得過成績優良的獎狀，嗣後就轉入鐵道部及交通部會計部門工作，曾聯任七年的科

記者并探詢李副理關於中信局的業務，承告白政府規定銀行專業化以來，該局除信儲業務為普通一般銀行業務外，其他如購料，易貨，倉庫，碼頭，產物，人壽保險及地產等，均為該局專業範圍，大致的說來（一）購料業務，各政府機關團體無論購置國內外材料，大都委託中信局辦理，該分局因處自部所在地，機關林立，故每月所接受之購料材料案件很多，倘若此種業務能集中起來，成效相當可觀，無形消耗亦可減少。（二）易貨為我國充裕外匯補充物資業務，（三）保險業務，可減少損失，增進福利，發達程度自在意料之中。（四）地產業務，勝利以來，除對敵偽產業作適當之措施，已獲得相當效果外，現京市人煙稠密，該局為解決房屋計，曾建公教人員住宅，近又舉辦建屋貸款，此舉對政府解決房屋及興建都市，供獻甚大。

- 半月經濟要聞
- 一日 郵政電報鐵路即日同時調整價格。
 - 二日 京市直接稅局調集人員準備辦理征收特種營業稅，聞已定自五月份起計征。
 - 三日 僑匯過滬港四，數月來竟達美金一千萬元之鉅，經委會正研討有效對策。
 - 四日 國務會議通過員額和平建國方針，履行全國總動員案，并將恢復一部份戰時管制辦法。
 - 五日 經委會主設立金融復興公司，以供實業界資金并利用吸收游資。
 - 六日 中美新貸款正商談中，聞數逾五億元。
 - 七日 輪船客貨運費再度調整，客運增十分之九，貨運加半。
 - 八日 四行二局一庫今日在京召開行局會議，討論事項保持待遇與人等問題。
 - 九日 貼放會報告核准貸款總額為三百六十億元，審核原則力求公允，並顧全局。
 - 十日 航政會議閉幕，決議案頗多，內列有簽訂航業政策，保護本國航業，要求日本賠償，發還被劫船隻等案，已送政府辦理。
 - 十一日 滬市米價續揚，自變一度出四十萬鎊，菜油大豆暴漲。
 - 十二日 滬市棉紗一再猛升，廿支雙馬達五十五萬噸，適以美總統特使資格來華，覓取適當補助運價，穩定政府財政經濟。
 - 十三日 日擬定貿易計劃，以工業品為華，預定出超收益五千萬美元，我民族工業將受影響。
 - 十四日 據內政部發表食人口總數達四億六千一百餘萬。

特約
通訊

閒話南寧

黎·甫·

南寧——廣西戰前的省會，是廣西省戰時遭受敵人破壞的四大城市中較為完整的僅存的一個。市區依然保留着原來的繁榮，有將近十萬的人口。

金融圈內

在這裏，有四行兩局和廣西省銀行，去年還多一個廣東省銀行，今年春天撤銷了。雖然已經有了七家銀行，但還沒有銀行公會的組織。僅有一個聯誼會作為各同業業務上的聯繫，也就是因為僅僅是業務上是聯繫，而不是屬於各同業同仁「聯誼」的組織，參加這團體的都是各行局的主管。因此，各同業的同仁相互之間顯得非常隔膜，更談不上什麼業餘的集體活動了。

各行局的業務發展當然是各有千秋；但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經常頭寸短絀，這是各同業最頭痛也是最嚴重的問題，今天，銀行也在面臨着重重困難，無論是屬於主觀或是客觀方面的。緊接着的一陣陣洶湧的物價波動的浪潮，使得銀行業不能不提高警惕，謹慎地把握業務。當然囉，在一切都是混亂的今天，金融那裏能夠例外！除非有那末安定一切都跑上了軌道的一天。

七八年來政府發行數十種紙質優劣相差天壤的鈔票，廣西的老百姓就把這數十種鈔票劃分了「良幣」和「惡幣」，尤其是對本國印的由發行局局長李駿驤和副局長田福璠所簽署的一種最不受歡迎。也許是局長李駿驤的簽字看不清楚，而副局長「田福璠」三字清晰可辨的原故吧，老百姓把這一類鈔票名之為「田福璠」。這種鈔票在市場上較之關金券或其他外國印的要減值得許多，曾經發生過對關金券價值百分之三以上的黑市，這情形一直存在到今天。因為這樣，銀行對付顧客或商人交易之間常常要發生困難。雖然這也可以說老百姓不明瞭同樣是政府發行的法幣，但事實上是因為「田福璠」的鈔票印刷和紙質，實在太粗劣了。以致市面充斥了大量偽鈔。

自從萬元大鈔闖進市場，物價跟着漲了幾倍以後，四百元以下的鈔票都變為沒有人要的小票了。先是商人因為攜帶不方便急於掉換大票而發生百分之七甚至百分之十的貼水；繼則有不肖之徒紛紛向附近縣份以五折或七五折收

購小票，然後轉向銀行兌換大票，從中取利，這一情形造成了兩種現象：一是拒用小票常常發生糾紛，物價無形中給抬高了。用小票向攤販買東西較之用大票要貴百分之十強。二是四百元以下的鈔票本來是流通在各個地方，於今却從沒有銀行的地方漸漸集中到銀行所在地，在短期內銀行是無法使之回籠的。因此，地方政府着急了，專員公署特地召集各機關首長開會商討處理的辦法，政府除了張貼佈告而外，還有什麼辦法呢？這責任又落在銀行肩上了。然而銀行收兌時還得提防奸商從中漁利，問題可不簡單，而且在頭寸普遍短缺的今天，也實在沒有力量控制流通市面的小票，僅僅是盡可能收兌而已，這距離問題的解決還遠呢。

大小票問題苦死了小本經營的商販。通貨在繼續貶值，問題當然越來越多。在離開市區接近農村的的地方，六個銅元可買一碗米粉，假如用法幣的話，那就非要七八百元不可，從這裏可以看出今天的幣值。

被遺忘了的城市

物價波動常常像颶風從沿海吹到了南寧。每一次遭受了風災之後，憂鬱深深地烙印在人們的心坎，從二月初到現在，米價每百斤從三元漲到了三十一萬元，生油每斤從一千六百元漲到了一萬一千元，豬肉每斤從二千元漲到了一萬一千元。靠薪俸收入的人們在生活線上氣喘吁吁地掙扎着，這日子真難過啊！在失望的深淵裏，五月間改訂待遇的消息傳出來了，這給公務員們打了一針強心劑。

然而，這年頭失望的事情太多了，南寧竟被列在第五級，而事實上物價比南寧低的桂林和柳州反而被列在第三級，這使人不能不懷疑到底行政院是根據什麼標準來規定的？在這裏屬於中央系統的機關曾經聯電行政院要求改同桂柳一樣，省府黃主席也會電行政院作同樣請求，但根據一般估計，恐怕還是很渺茫的。

南寧遠在南國的邊境，也許就是因為這一點被遺忘了。

報紙和學校

從廣西全省文化的一般情況來說，除了目前的省會——桂林以外，南寧的文化水準是不能算為低落的。這裏有兩種日報——中央和廣西；三種小報——心聲、南針和芭江，前兩種是三日刊，芭江則是南寧僅有的晚報。日報的銷路要算中央最好，一天可銷五千多份，其次才算是廣西，一天三千多份。小報之中，芭江晚報銷路也頗好，每天發行將近兩千份。

日報的新聞報導很不够，無論是屬於國際或是國內方面，這當然是因為消息的來源太狹窄了。小報雖也有四分之一的篇幅刊登國內外新聞，但畢竟是小報作風，特別着重於社會新聞方面，尤其是對於桃色新聞的描述，幾乎沒有一天間斷，頗能吸引一些讀者。

廣西省內，要算南寧的中學最多了：一個國立的，兩個縣立的，三個省立的和五個私立的。之外，還有一個省立高級中藥學校，一個省立護助學校。這裏有兩個最高學府，一是前廣西大學校長雷沛鴻先生創辦的西江學院，一是今年春天剛從桂林遷來的國立桂林師範學院。

一年前，外省的書報雜誌會經像潮水般湧到了南寧，書店也跟着新開了許多，然而好景不常，今天却冷落了。可是另一方面，五花八門的連環圖劍俠小說却一天比一天多了起來。在大街或是小巷的角落裏，你很容易找到有着成百種連環圖小說出租的書舖，在那裏有的放着十數張矮椅子，經常有成羣的小學生甚至中學生安閒地在埋頭閱讀。

長一篇 連一載 魔窟

三、恐怖之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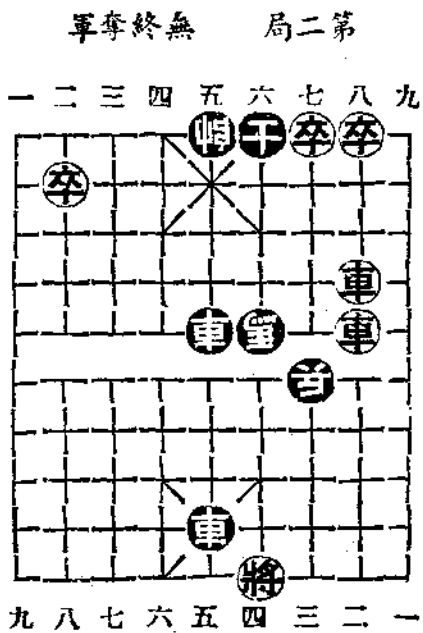
時間到了一九四一年，中行別業好景不常，黑暗和狂風暴雨終於臨到。有一天——就是本文第一篇所描寫的一個春天——我們大家在行裏辦完

棋苑

殘局

徵答

尖兵



和先紅 法着
◁日一十月七 期日止截▷
◁中路下白寄請案答徵應▷
◁收組奔棋會說辦行銀國▷

上期着法揭曉

馬上論兵

- 【一本】正和 兵二平三 變一 將六進一 馬八進六 車四進一 砲八進六 上五退六 車二進四 將六進一 車二退一 將六退一 車二平六 卒三平四 車六退七 馬三進四 帥五平六
- 【二變接本】進列紅勝 兵二平三 將六平五 帥五平四 車四進八 帥四進一 變三 上五進六 馬八進七 車四退八 兵三平四 將五平六 帥二進五 將六進一 車二退一 將六退一 車二平六
- 【三變接二】進列紅勝 帥四進一 馬三退五 砲八平五 此次徵答，僅請揭曉，潘明成二君答中一本着法，各贈叢書扇面一頁，聊酬雅意。

藍

了公事，照例由交通車送回中行別業。這時，大家的心情已不似平常的輕快，因為環境日非，已到鬼域橫行的時代。我們在未奉命全部撤退之前，大家嚴守崗位繼續奮鬥，各人盡他應盡的責任。可是除掉日常工作之外，我們所聞所見愈過愈覺得「那個」，彼此的心頭都感到沉重得壓着一大塊頑石

，不是滋味。

我們懷着這種沉重的心，堅決不撓地向前努力，早已成爲魔鬼們隨時隨地可以撲弄的對象。我們知道這時處境的艱危，可是，大難當前，愈足增加我們堅貞不屈的做人勇氣。

就在這天夜裏一兩點鐘光景，魔鬼來了。這時，整個的中行別業燈光昏暗，如入幽冥。

起先，我們在睡夢中聽到一聲慘痛的呼聲（後來我們知道這是同事某君被小妖魔在他的頭上重重地捶擊了一下，驚恐得喊出了來的），像是放出大禍降臨的信號。夜深人靜，聲音顯得特別的大，從老房子一直到新房子。很多的人就被這一聲慘叫驚醒了。

接着，小妖密佈，來到新房子。只見大方格水泥的走道上面，皮鞋的聲響往來不絕。我的內人因欲窺知究竟，掩步窗前，才掀起窗簾的一角，正要朝外偷觀，只聽起窗外一聲極其粗暴的聲音：「不許看」。嚇得內人連忙放下窗簾，抱着小女，張皇失措的來到隔壁我的臥室裏，推醒了我，輕輕地告訴我：「窗外有鬼……」

小女因爲年紀太輕，膽量極小，訝得格外厲害。連忙地問：「鬼會不會跑到我們家裏來？」

我忙着安慰她們道：「不要緊，不用怕，什麼都有我。」他們這才安定了些，因爲她們素來知道我是怕什麼妖魔鬼怪的。

她們在我的床邊坐了一會，見沒有什麼動靜，也就回到她們自己的房中去了。

我想：「如果『赤老』要尋我們，既然無法逃避，也沒處躲藏，不如索性聽其自然，隨機應變」。於是和家人去後，伸手把燈檯燈息滅，仍舊側身而臥，只當沒有那回事。

約莫睡了一忽，我被一陣急迫得好像擂鼓似的敲大門的聲音驚醒，連忙獨自出去應付，一些也不畏縮，頗有「爲人不做虧心事，半夜敲門不吃驚」的鎮靜態度。

大門一開，只見四名小鬼，頭上歪戴着黑色的船形小帽，身上穿着黑色制服的夜行衣，手裏各持武器。在黑暗中來了這羣小鬼，倒也有他們的陰氣，所幸本人膽壯，一點也不駭怕。

說時遲，那時快，小鬼見我開了門，就把手鎗朝着我的胸前一指，問道

：「你的名字，是不是叫做某某某？」

我立即回答「正是」。

「七十六號請你去」。

「好」。我只答了一個字。

小鬼們見我回得爽氣，手鎗縮了回去。

「諸位先請裏面休息一下，讓我穿件衣裳。」春寒料峭，夜靜更深，我祇穿了一套睡衣，忙着出來開門，這時確實有些冷。說着，我就往自己臥室裏走，小鬼們緊緊跟在後面。

走進我個人的臥室，我順手把房間內杏黃色紗罩的電燈和淡綠色玻璃燈一齊開亮了，趁便拿起燈檯上新開的一聽小三砲台香烟，掀開盒蓋朝着他：「請用烟」。

小鬼頭見我這樣極其鎮定的交際手法，也就毫不客氣的坐下忙吸香烟，當他們品着烟味，我已穿齊衣服。可是，睡到半夜，面孔一榻糊塗。

「讓我洗把臉，好不好？」我的溫文而雅的問題。

「可以」，小妖的應聲。我意識到這是小三砲台的功用。

到浴間胡亂地措了把臉，回到臥室，我首先說道：「咱們走吧」。於是小鬼們全都站了起來，好像很聽我的話。

此時，我的小女孩從隔壁房間內送出來一件絲綿袍，給我禦寒，我順手接了過來，就往外走。臨出門，還回頭向家裏的人招呼了一聲：「沒有你們的事，我去去就來，不要緊。」

說完，小妖精全已出來。我便順手把裝有司潑林鎖的自家大門給關上，意思是叫妻女們安心的留在家裏，不要出來。

鎖好了門，我便轉身率領那四名小鬼卒一同走出了一五七號公寓。走了好些路——本文第二篇描寫過的路——來到中行別業大鐵門口的「號房」，裏面燈光亮着。這時已有好幾位同事在那裏，有的只穿了一身單衫褲，冷得直打戰抖。大家面面相覷，不知道要遭遇到怎樣的禍事。

在號房內待了一會，只見後面又被押出幾位同事。

這時，鬼卒們忽然身畔掏出幾付雪亮的洋手鎗。

我就說道：「七十六號離此不遠，何必用這些玩藝兒呢？」

「這是公事？」回答的聲音一點也不客氣。

「好，隨你們的便。」我見他們不講交情，首先把左手絲綿袍的袖子拖

得長出手面，不讓那個不祥之物和我的受之父母的皮膚接觸。小鬼也就在我的袖子外面，隔著很厚的袍袖綉上，另一端綉在我身邊的一位同事右手上。我便這樣感到從來想不到也會嚐到到的特殊滋味，和我的這位同事要好得實行吊膀子。

人生如夢，也同做戲，這時我到反有些疑惑起來，是在做夢，還是在做戲。

心中迷惘了一下，其餘的同事也一對一對的被拷了起來，大家都莫明其妙。這一批一共六對同事，鬼頭說道：「再送這一批。」

於是，我們這些一不為非二不作歹的正人君子好端端的被視同解犯由一羣小鬼卒們押解出來。我們雖然怒火中燒而手無寸鐵，沒法抵抗，惟有任聽他們擺佈，大家一點也不知道是怎樣一回事。

走出中行別業的大門，馬路上靜悄悄地鴉雀無聲。黑夜中。路燈幽暗，分外淒涼，寒風吹上路傍的樹梢，如起不平之鳴，又像是深深地歎息。此外，四野俱寂，星月無光，已不似人間世界。

我和吊膀子的同事超前走了一步，鬼卒趕了上來，我忍不住地又問他道：「朋友，究竟我們爲了何事？」

「誰知道？我們忙了一夜了，也不知爲了何事。七十六號裏面，你們的同事已不知若千，你們到了那裏，就知道了。」

「到底爲什麼呢？」

這時另一鬼卒接著答道：「你們重慶政府的人打死了我們中央儲備銀行裏的人，所以我們周部長——指周逆佛海——下令逮捕你們。」

說着，已走到了七十六號，門禁森嚴，如臨大敵。我們便這樣被押進了魔窟。大家雖然都認爲事情有些兒不妙，可是仍舊不十分明白死了一個漢字頭，又不是我們銀行員打的，與我們這一大批同事有什麼相干，黑夜裏要把我們通統捉去幹嗎？

第二節 下期續登第四節

文虎

白

一、保全面子(射複姓一) 梨花格

二、雞蛋(射古人姓名二) 贈前三名。

射中者計有：王恩浩、李有慶、羅富、張純、任武聲、顧禹謨、陳士榮、盧協鴻、楊寧卿、嚴其誠、陳靖宇、龐登溶、張鴻恩、朱秉恆、羅第安、柴如松、何汝肆、浦傑、張建、王萬餘、蔡孝敏、魏書駿、項瑞瓊、李元鎮、李養然等廿五人。

歡迎南京派來的

· 仁勇 ·

××工商專科學校在「非常時期，一切從簡」的原則下，設備的確簡單明瞭。一所附依豪門大宅旁側下的三開間房子，闢成六個教室，兩個辦公室和兩個宿舍，會客室是利用天井空地放了一所日本式的活動房子，門房兼辦合作商店。因其附依在豪門大宅的旁側，外邊看進去好像有個大操場，其實這片草地是與學校無關的，學生根本不能跑進去散步的。設備方面，除了椅桌黑板而外，其餘一無所有。進去參觀的人，只要費上五分鐘時間，就可以對全部輪廓一覽無遺；用筆記述下來，也只消用短短的幾十個字，所以稱得上簡單明瞭。

校長邵涅先生，年紀四十左右，從他的風采言詞看來，似乎是一位渡輪上賣「仁丹」的人。校長夫人史愛泉女士口齒銳利，議論宏富，擅長事務管理。她在學校裏的名義上位置是教務員，實際上無所不管，人皆敬而遠之，但就邵校長私人的得失上加評語，她確實是一位賢內助。他們兩個人的結合，真可說是「天成佳耦」。

這一對賢伉儷的來歷，曉得的人各不相同，他們自己開出來的履歷也前後不一。不過邵校長曾經掛過數日文招牌是衆所共悉，他們的出現於春申是在中日事變後，最初住小旅館，中間經過住亭子間、客堂樓、統廂房諸階段而至於有單獨住屋。太平洋事變後的三年，是他們的黃金時代。抗戰勝利後一度消聲絕跡，大約過了一年左右，才改名邵涅重行出面問世。

八年抗戰的教訓：一是學者專家的高唱工業建國，一是唯有經商始能救國的事實日趨顯著。邵涅先生把握了這兩點，就把他的住屋騰出，辦了一所××工商專科學校，來替工商界造就新人材，這所房子雖然不大，但是經過邵夫人的悉心策劃，達到了地盡其用的境地。邵夫人定下的計劃是：上午辦中學，下午辦專科，晚上租出去，都能順利的如願。他們原負擔的房租月爲十八萬元，晚上教室租給致用補習學校，得收回十三萬六千元，兩間宿舍校長夫婦佔其一，教導主任總務主任中學部主任和書記四人合住其一。招生的時候，他們用「後方遠道來者免考」，「畢業後保證介紹職業」，「成績特優者下期免費」等項作號召，失學青年趨之若鶩不乏人。開學那天邵校長滿面春風，註冊簿上共有學生三百餘名。

(未完)

是夢是真？

生活漫憶

潤之

這在我是永不會——也是不能——忘記的一天，直到現在我還是沒有忘記，但我也常常勉強地使我忘記，這是多麼矛盾和痛苦的事啊！

在那一天的上午，我正就心着我所負的使命——指導農民育蠶，可是剛吃了午飯不大一會兒，二嫂忽然來了一個電話，說是父親病了，父親病了！我驚地一驚，可是轉念想到他老人家素來精力強健，況他自己又是最高心身體的，準是受了點涼，不要緊的。

自己正在安慰着自己，忽然電話又來了，說父親病重，已昏迷不省了！她（二嫂）預備立即回家。啊！我的天！我不自主地掉下聽筒，幾乎暈倒，我不知道我應該怎樣？焦急，悲傷，慌亂，還有那複雜的思想，一起湧上心頭，我簡直六神無主！「不會同你嫂嫂一起回家麼？」不知那一位同學在說：

一句話提醒了我，慌亂地，匆促地，拿了牙刷等物，提了一隻網袋，立刻動身，一位班方的同學伴送我直到城內，好多同學都送了有七八里路，到七里店，在許多「珍珍」、「吉人大相」、「不要着急」……等勸慰聲中和她們別了，無言可說，我只是揮着手，掛着兩行不知冷熱的淚。

真的父親病重了麼？這樣一個理想也沒有如此完美的父親，他就將和我們永別了麼？不會的！這是一個夢罷了！夢就會醒的！

一口氣跑進城，到了大康新村，見了嫂嫂，我

握着她的兩手，不能發一言，但無情的淚竟小自主地落下來了。

好不容易，買到了十一時的夜車票，崔平，王媽，二嫂，我，拿着東西，帶着兩個姪子——大毛和小毛，在夜色茫茫中進了車站，車上早是擠滿了人，簡直水洩不通不用說座位了，連容足之地都沒有，可是我們不管，拚命地擠了上去，緊緊地靠一起站着。

好容易車開了，一里又一里，一站又一站，像風馳電掣般的快，可是我還覺得它慢，慢得像螞蟻爬；一會兒我恐怖起來，好像已見到那可怕的一幕，於是我又咒咒它走得快了；我希望馬上到家，但是又怕馬上到家；夜色茫茫中，窗外全是黑暗，間或有星星的燈火，但它不能使我愉快，相反地它更顯出黑夜的可怖；車箱裏充滿了騾雜喧鬧的人聲，伴着隆隆的車聲，好似在奏喪音；我疲乏不堪，但腦子却不肯休息，焦急，悲哀，希望，幻想，還有那紊亂的思緒，複雜的心情，我簡直不能分析我自己了！這是真的麼？父親病重了麼？這樣一個理想也沒有如此完美的父親，二天前還寫信叫我珍珍的父親，他就得和我們永別了麼？不會的！這是夢罷了，夢就會醒的！

天漸漸地亮了，「家」漸漸地近了，我的心房跳動得更快了；這一夜不知道我究竟想的些什麼？茫茫然，我看見父親，他一會兒在前，一會兒在後；一會兒像站在門口，微笑着在等我們；一會兒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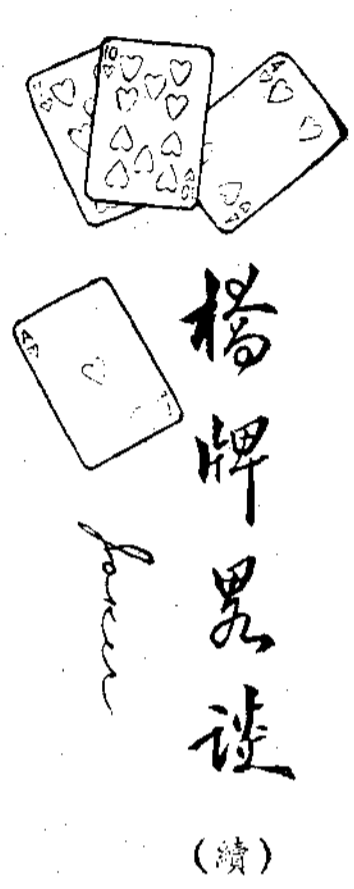
睡在床上，不會說話了，只睜着眼睛看着我；一會兒人們拿紅綢蓋在他臉上，許多人圍着他哭；啊！忽然「嗚」的一聲，已經到了！我悻悻地跳下了火車，又跳上了汽車；到了弄口——我熟悉的弄口，唉！以下就是無能為力的一段啊！我直奔向家門口——和往常一樣的門口，一個女傭開了門，抱住我說：

「你先休息吧！大小姐，」我下意識地感覺到不好，睜開她的手直衝向父親的房中，啊！天！我最怕見一幕，終於展開在我的眼前了！我不自主地倒在地下，我忘了一切和一切，甚至於悲哀！這就我親愛的父親麼？那閉着眼睛躺在床上動也不動的就是我父親麼？他是死了麼？不是的！決不會的！前二天他還寫信給我的呢！兩週前他還是活跳新鮮的人呢！我記得——清楚地記得——他送我上汽車的處！他溫和地笑着，站在門口，說：「路上當心點！」但是！他現在不動也不說話了！他是死了麼？不是的！他一定會跳起來的！他一定會說話的！要不！這一定是個夢！夢是會醒的！我不悲傷，我有期望和幻想，希望這是一個夢！幻想他會站了跳起來！

一小時，二小時……大哥回來了，二弟回來了，親友忙亂着一切的事，終於又到我不能相信的一天了！棺加上了蓋，什麼都完了！我不願看，不忍看，但又不肯不看，這可留戀的最後的一面啊！在靈柩開的一瞬，就永別了麼？以後永遠見不到父親的慈容了麼？永遠聽不見父親的溫和的聲音了麼？永遠沒有機會在信封上寫父親的名字了麼？我不要想！不要想！不要想！想又不得不想！啊！他不會說話了，幻想毀滅了，可是我仍希冀着這是一個夢，一個噩夢！快點醒吧！可怕的夢啊！

一百天，一百天了！我不願也不敢相信，但又不得不相信，這不是夢麼？這是真的麼？這也許一個夢！但是這個夢是永遠不會醒的了！

——卅六、七、二、和淚寫於父親遺像之前
時為父親逝世百日前夕——



27出牌的技術關鍵 上家出第一張牌時，因為不知道開家的虛實，所以最為難出。普通都出A，以便爭取第二輪的出牌權。如手上有無A，則揀下家曾經叫過的花色來出，希望下家能取得第二輪出牌權。以後的過程，遇到上家首先出牌時，大概總揀開家較強的一種花色來出；下家首先出牌時，總揀開家最弱的一種花色來出。至於莊家出牌，則因開家的牌，都已經明擺在桌上，並且由自己代出，如取如擲，所以較易控制，大多都是先出王牌，以便收盤後家手中的王牌，而免後家還有剩牌的機會，然後再出雜牌。最要緊的，是要記憶清楚：某種花色中，某點已經出來，某點尚在敵方手中；以及某人手上的某種花色已經出完等等，這樣才不致失敗。這就是出牌的一個主要關鍵，至於較詳盡的技術問題，待第三部中談。

28紀錄 各人手中的牌全部出完

Table with columns for '方' and '聯' and rows for scores: 500, 20, 100, 60, 120, 40, 60, 100.

後，出牌的程序告終，這時應由四人中專司紀錄的一人計算聯方敵方所得等數，根據第18 19 20節的標準，將分數忠實地紀錄下來。普通的記法如下圖所示：

解釋如下：中央粗橫線的上部，專記榮牌加分，滿貫加分，全局加分，超等加分，和降等罰分，其中前面四項記在自己的帳上，祇有降等罰分記在對方的帳上。粗橫線的下面，則專記能爭取盤數的分數，每遇任何一方勝了一盤，即畫一道單橫線，一局終了即畫一道雙橫線。如左圖所示，其打牌的過程如後：

- 第一回 敵方勝六十分
第二回 聯方勝一百二十分
第一盤終

第三回 敵方的合約祇叫到二個方塊(或梅花)，但打三到三個，所以下面得四十分，另二十分寫在上面。

第四回 敵方勝六十分第二盤終

第五回 敵方降一等，因此時雙方都在中局階段，故敵方得一百分，記在聯方這邊，即等於聯方得一百分。

第六回 敵方勝一百分，因一共打了三盤，故敵方祇加五百分。 全局終

總計聯方共得二百二十分，而敵方則得七百八十分，故敵方計勝五百六十分。以後如繼續再打，還可以在雙橫線下面接着寫下去。

寫到這裏，關於打橋牌的基本方法，大概已經不差什麼了。至於叫牌和出牌的技術，將在第二第三兩部中詳細討論，所有有關的術語，也將在這兩部中解釋，這裏不再談了。

第二部 叫牌

1. 叫牌的作用 叫牌的涵義已如第一部內31節所述，但實際上的作用並不如此簡單。普通說來，叫牌有二種作用：第一是說牌。就是告訴你的同伴你手上有幾個榮等，某種花色的牌較多較好，讓他參考一下，決定

是否和敵方競叫；或者，當敵方在做莊時，你的同伴也可根據你所叫的花色而出牌，可能讓對方少贏幾等，甚至打垮敵方的合約。第二是問牌。當聯方手上的牌都相當好，而有打滿貫的野心時，往往需要知道同伴手上的牌的詳細情形，例如他究竟有幾張A？或者他手上的某種花色是否單張或缺門？這就不能暗通消息，就祇得利用叫牌的方式傳遞這意思了。(問牌的詳細辦法，後面再談。)

2. 可叫之花色與要叫之花色 某種花色的牌，至少須有四張，並且其中至少要有一張J和一張更大的牌，才可以叫，如果有五張，則其中至少有一張J或者更大的牌。舉例如左：

- 可叫之花色
Q J x x K J x x A J x x
K Q x x A Q x x A K x x
J x x x x Q x x x x K x x x

以上的牌，都祇能叫一次。除非你的同伴也叫這一花色，不能再叫第二次。假使張數更多一點或力量更強一點，則可再叫一次，舉例如左：

- 可重叫之花色
A K x x x K Q 10 x x K J 10 x x
K Q J x x Q J 10 x x A J 10 x x
一般說來，有五張的牌，如果中有三張榮牌或有AK，就可以重叫一次。但有時稍弱一點的牌像A Q x x x或A J 9 x x或K Q x x x等，也勉強

可重叫一次。又某種花色，如果有六張以上，則祇要其中有一張10或9，就可以重叫一次。

3. 強盛之花色 像AKQJx或AKQxxx具有五張或六張，並且擁有第一二二輪的控制權，足可稱謂強盛，即使同伴不叫此種花色，你也可以叫到三次。

4. 絕對控制之花色與準控制花色 像AKQJxx或AKQxxx，具有六七張之多，倘若採作王牌，則敵方在這一種花色中，很難贏到一等，稱為絕對控制之花色。但像KQJ10xx或KQJxxxx，則敵方在這種花色中最多贏到一等，稱為準控制之花色。

5. 開牌 第一個叫牌的稱為開牌（派司不算。）開牌時要叫一個花色（例如一個紅心或一個梅花等），必須具備左列條件：

甲、如果手上有祇有一種可叫之花色，至少應有二榮等。
乙、如果手上有二種可重叫之花色，至少應有二榮等。
丙、如果手上有二種強盛之花色，則祇要二榮等。但若是第四家叫牌，而前面三家都已派司，則最好還是不要叫。

丁、如果手上有兩種可叫之花色（最好都有五張。）並且這兩種都是高級花色（即♠和♥）時，至少應有

2+榮等。够不上這幾種條件，即可派司。

舉例

(一) ♠KJ85 ♥Q963 ♦AQ5 ♣K7	(二) ♠KQ1062 ♥A83 ♦73 ♣QJ9	(三) ♠973 ♥QJ4 ♦82 ♣AK1032	(四) ♠82 ♥AKQ853 ♦432 ♣107	(五) ♠AJ854 ♥KJ953 ♦8 ♣65
榮 1 等 1 數 1 計共 3	榮 1 等 1 數 1 計共 2	榮 1 等 1 數 2 計共 2	榮 2+ 等 2+ 數 2+ 計共 2+	榮 1 等 1 數 1 計共 2+

(六) ♠A01865
♥A984
♦J832
♣—

榮 1
等 1
數 1
計共 2+

6. 王牌輔助 當你開口叫某種花色，準備以之作爲王牌時，自然希望同伴手中的此種花色也相當多，這樣才能給你以輔助。因爲叫牌的人一定是種最強的一種花色來叫，所以，王牌輔助祇求其多，而不必十分計較點數的大小。舉例說明如下：

甲 強有力的輔助
xxx (任何五張小牌)
點數若大，自然更好。

乙 中級輔助
Qxxx (任何四張小牌) 或 xxx (任何三張小牌)

丙 低級輔助
xxx 或 KX 或 QX

對於一種強盛的申色，祇要有一張或二張小牌便足夠輔助的了。對於同伴僅叫過一次的牌，則至少要有中級輔助才够幫忙。

7. 不能叫的牌 五節所述，是開牌的必要條件，但並不是充份條件。換句話說，有時雖已够得上這些條件，仍以不叫爲宜。舉例如下：

甲、祇有三個「光桿」榮等，而下面沒有中級幹部如J109第連着的，最好不叫。

(一) ♠A7542
♥A64
♦A8
♣865

榮 1
等 1
數 1
計共 3

應該派司

(二) ♠AK532
♥10982
♦764
♣A

榮 2
等 1
數 1
計共 3

應該派司

乙、你開牌之後，你的同伴手上的牌若不是十分的壞，大概也要叫一次牌。如果你預料他叫牌之後你將無法再叫，則最好還是趁早叫。

例 ♠A62
♥AK53
♦982
♣54

榮 1
等 2
數 2
計共 3

倘若你叫♥，而你的同伴叫一個平比，則你既不敢打平比，又無法再叫，必致進退維谷，所以不如不叫。

丙、某種花色，祇有三張，無論如何強都不能叫。

例 ♠AJ10
♥8543
♦AKQ
♣982

榮 1+
等 2+
數 2+
計共 3

應該派司

丁、當前面三家都派司而輪到你第四家叫牌的時候，須注意前面三家之所以不叫，多半是因爲牌的好壞分配過於均勻之故。這時你如果手上的牌不是特別好，大可不必叫。換句話說，這時你如要派司，手中所有的榮等數，應當比五節所述多出一個。那就是說：如果手上有四榮等；如果有一種可重叫之花色；如果有一種可重叫之花色。應有三榮等……等等。

丁、當前面三家都派司而輪到你第四家叫牌的時候，須注意前面三家之所以不叫，多半是因爲牌的好壞分配過於均勻之故。這時你如果手上的牌不是特別好，大可不必叫。換句話說，這時你如要派司，手中所有的榮等數，應當比五節所述多出一個。那就是說：如果手上有四榮等；如果有一種可重叫之花色；如果有一種可重叫之花色。應有三榮等……等等。

雁來紅盒說詩

馮後珊

關雎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芣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關關和鳴的雎鳩，對對棲在沙灘頭。那漂亮溫柔的小姐，正是好兒郎的佳偶。那長短不齊的荇菜，或左或右把它揪。那漂亮溫柔的小姐，是醒是睡去追求。百般追求不到手，是醒是睡想不息。長夜漫漫何時日！翻來覆去不安席。那長短不齊的荇菜，或左或右把它採。那漂亮溫柔的小姐，彈琴鼓瑟去求愛。那長短不齊的荇菜，或左或右把它採。那漂亮溫柔的小姐，打鐘敲鼓去求歡。

「毛詩序」：「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魯詩派如漢司馬遷謂「周道衰而「關雎」作」；杜欽謂「佩玉晏鳴，「關雎」刺焉」；母雄謂「關雎」為傷亂始」；「後漢書」「楊賜傳」稱「康

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可見漢人多認「關雎」為康王時詩。韓詩派如宋王應麟「韓詩考」云：「關雎」，刺時也；薛士龍「韓詩章句」則以為「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者」。齊詩派如漢匡衡則泛指為「生民之始，婚姻之禮」。歸納起來，不外美刺兩說，都未能搔着癢處。宋朱熹作「詩集傳」，謂「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姬氏以配之，配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得，故作是詩。亦有未安。詩是社會的時代產物，却不是歷史的正式記錄；詩所表現的背景，雖有時代的分野，除非詩中明白地敘出月日或特定的人名地名，可不能編以普通歷史系統的敘述。「關雎」一詩，我們說它是有周一代——或周代初葉中葉或末葉的作品，也就可以了；若定要說是康王時刺時之作，或文王時美時之作，未免無稽；朱子以為宮人所作，魏源「詩古微」裏「二南答客問」上有辨駁的話云：「二南」為周國民風，其詩必作於國人，而周公採被管絃，斷無宮人自作之詩，他指出了朱說的錯誤。此詩首言「關雎」，在河之洲。古人言「河」係指黃河；太王建都岐陽，與河相去幾及千里，怎能附會到文王和太妃身上去呢？周季「非詩辨妄」引鄭樵「詩辨妄」說此詩云：「關雎」，在河之洲，每思淑女之時，或與見（關）雎在河之洲，或與感（關）雎在河之洲，雖在河洲上，不可得也。（未完）

從軍雜記

雲十 (續)

(十一) 西湖之遊

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我們全連人都去逛西湖。因為距離並不過遠，很快的就到了。

在湖濱散解，規定六點鐘「岳廟集合」。這些久候轉頭的馬，一旦鬆了韁繩，如開籠放鳥一般，就三五成羣的跑開了，不到一刻，已經是無影無蹤。

我的老搭擋胡君，生長杭州，無論什麼項的地方，祇要說得出名字，他總能找得到，我跟着他，比較自己像沒頭蒼蠅的亂撞自然要好得多。

僅僅頭了「三潭印月」，「蘇小墓」，「西湖博物館」幾個地方，集合的號音就隨風送來，祇好帶着「肚子的委屈，匆匆的趕到岳廟。秦檜夫婦的鐵像，狼狽的跪在木棚中，不知後來當了漢奸的人，是否把他倆奉為「前賢」？

整隊回營的時候，遙望天竺，遠眺梵鐘，面對西子，不禁依依，有惜別之感。

(十二) 移駐南京

出發前夕，大家心里各有不同的意思，所以在整理行裝的時候，談笑的也有，低唱的也有，暗自流淚的也有。

全副武裝，（頭戴鋼盔，身穿軍

服，足登皮靴，腰繫三百發子彈帶，胸前一對手榴彈，屁股一邊是水壺。一邊乾糧袋，工作器具和大刀，軍毯和背包，都背在背後，肩頭還有一枝鎗），走到城站，累得滿身大汗。七節車廂被我們一營人坐得滿滿的，上了車，也沒有精神觀賞景物，靠着窗沿，得舒服的睡了一覺，中午每人發了三個麵包，權當午飯。

車經上海，僅在北站停了二十分鐘，所有士兵不准下車，這十里洋場的繁華世界，也沒有一覽的機緣。

到下關，已經五點多鐘，我們肚里早唱了「空城計」，並且司馬懿的大兵已被趙老將軍殺退，就快斬馬謖了。而伙夫却慢吞吞的架起行軍鍋灶，現燒現煮。袋里有錢的，早就白糖稀飯，油炸麻花的吃下肚又拐了灣了；我是一文不名，祇有望着晚霞夕照勉作神仙之想。

中山北路和中山東路是那末悠長，當時的心情覺得這末遠的路，恐怕一夜也走不完。街上靜悄悄的，只有一鈞新月和幾盞路燈，寂寞的等候着天明。

(十三) 小營

小營，顧名思義就是一個駐兵的所在，一排一排的西式平房，我們一營人住進去，綽有餘裕。這裏的設備，自然比海潮寺齊全，因為那本來是替和尚預備的，這裏每人一張鐵床，寢室，講堂飯廳操場，都劃分得很清楚，想起在杭州寢室做講堂，馬路當操場，地板作床鋪的情景，真有天壤之別。（未完）